

TIME MACHINE  
西方经典  
少女小说  
全译本



# 绿山墙的安妮

*Ann*

*Gables*

[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Montgomery, L.) 著

徐菊译

一部最甜蜜的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一个让两位英国首相都为之着迷的美妙故事，也是一本让家长、老师和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TIME MACHINE  
西方经典  
少女小说  
全译本



#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Gables

[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Montgomery, L.) 著

徐菊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著,徐菊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6

(西方经典少女小说全译本)

ISBN 978-7-5354-5087-6

I. 绿… II. ①露…②徐…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3016 号

责任编辑:曾莉 冯海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880 毫米×650 毫米 1/16 印张:23.25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2 千字

---

定价:22.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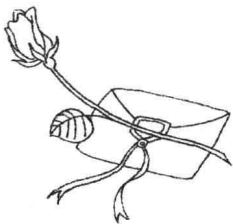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 1 惊讶的林德太太/001
- 2 惊愕的马修/010
- 3 玛丽拉大吃一惊/025
- 4 绿山墙农舍的早晨/034
- 5 安妮的身世/042
- 6 玛丽拉的最后决定/050
- 7 安妮的祈祷词/058
- 8 安妮的新生活开始了/063
- 9 林德太太大惊失色/074
- 10 安妮的道歉/083
- 11 安妮的主日学校印象/093
- 12 庄严的誓言/100
- 13 期待的快乐/108
- 14 安妮的坦白/114
- 15 学校里的风波/125
- 16 醉酒事件/143
- 17 新的生活乐趣/157



- 18 安妮前往营救 /165
- 19 音乐会后闯大祸 /176
- 20 想象力误入歧途 /191
- 21 与众不同的调料 /200
- 22 应邀去牧师家喝茶 /212
- 23 为尊严而战的代价 /217
- 24 师生音乐会 /225
- 25 马修的圣诞礼物 /231
- 26 故事社成立 /244
- 27 虚荣心作怪的下场 /253
- 28 倒霉的百合少女 /262
- 29 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272
- 30 女王学院应考班成立 /283
- 31 小溪汇入河流 /296
- 32 金榜题名 /304
- 33 大饭店音乐会 /313
- 34 女王学院的女生 /325
- 35 女王学院的冬天 /334
- 36 光荣和梦想 /340
- 37 死神降临 /347
- 38 道路曲折 /356



## 1 惊讶的林德太太

雷切尔·林德太太就住在阿凡利亚大路向下延伸进入小山谷的交界处。这个小山谷长满桤木和野生花草，一条小河从山谷横穿而过。小河发源于老卡斯伯特家的树林，据称它在上游急躁莽撞，在树林中错综奔流，沿途留下多个隐秘的深潭和瀑布。不过，当它流过林德家的谷地时，却变得安静而乖顺。因为即便是一条小河，在流经林德太太门前时也不能不对体面和礼节表示恰当的尊敬。这可能是因为它明白，林德太太就坐在窗前，她犀利的目光注视着从门前经过的一切，不管是小河还是孩童，倘若被她注意到有任何古怪或出轨之处，她不弄清其中的缘由是绝不会罢休的。

阿凡利亚一带的居民大多对邻居的事务非常关注，甚至不惜为此耽误自家的活儿。不过林德太太属于非常能干的一类人，能将自家与邻里的事务都打理得很好。她是个很会当家的主妇，不仅能完成手头的活，而且干得好。她管理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协助打理主日学校，还是教会援助协会和宗教使团援助机构最有力的支持者。尽管如此，她还是能找到充裕的时间，在她家厨房窗前坐上几个钟头，飞针走线缝制棉被最多的一次她曾一口气缝制了十六床，阿凡利亚的主妇们谈起这件事时莫不肃然起敬——而她一双锐利的眼睛则紧盯着那条穿过山谷、蜿蜒爬上远处陡峭的红色山丘的大路。阿凡利亚位于圣劳伦斯湾的一个小三角形半岛，两面环水，进出阿凡利亚都只有这一条山路，因此，无论是谁经过这儿都逃不过林德太太的那双厉眼。

六月初旬的一个午后，林德太太坐在窗前，温暖和煦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在这房子下边斜坡上的果园里，白里透红的花儿竞相绽放，宛若新娘脸颊的红晕。不计其数的蜜蜂在花丛间嗡嗡地忙碌着，一个温顺的小个子男人正在谷仓上面的山地里播撒晚播的芜菁种子。他是托马斯·林德，阿凡利亚的人们都称他为“雷切尔·林德太太的丈夫”。这时候，马修·卡斯伯特也应该在绿山墙农舍那边靠近河畔的那一大片红色山地里干同样的农活吧。林德太太头天晚上在卡莫迪威廉·J·布莱尔的店里，曾亲耳听到马修对彼得·莫里森说他打算第二天撒芜菁种子。当然，是莫里森先问他的，因为马修这辈子啥事儿都不会主动告诉别人。

可是，下午三点半，林德太太居然看到马修·卡斯伯特出现在这条山路上。在这个本应忙着干农活的午后，他却平静地赶着马车穿过山谷，越过山丘。他戴着白色硬领，穿着自己最好的套服，显然是要出门办事。他驾的是那辆轻便马车，套的



是那匹栗色母马，这表明他要去的相当远。马修·卡斯伯特究竟要去哪里呢？他去那里干什么？

倘若换作其他人，林德太太只要熟练地把所看到的这一切在脑子里分析一遍，就很可能猜出答案了，可马修不一样。他很少出门，除非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或者事情很紧迫，逼得他必须出门。这世上找不到比他更害羞的人了，他不喜欢去陌生的场合，不喜欢与陌生人说话。可现在，马修穿戴整齐，连白色硬领都戴上了，还赶着那辆马车，这绝不寻常。林德太太搔肠刮肚，还是猜不出答案，一下午的好心情就这样给弄糟了。

“喝完下午茶后我就去绿山墙找玛丽拉，一定要探个究竟。”这位可敬的主妇最后决定，“这个时节他一般是不去镇上的，也从不走亲访友；要是因为芜菁种子不够而出门去买，他也用不着穿得正儿八经的，还赶着那辆四轮马车呢；要是出门看医生，他怎么会慢悠悠的呢？从昨晚到他今天出门，这期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一点也猜不出来。究竟是什么事情要让他今天出门呢，要是不去弄个明白，我一刻也不会感到安宁啊。”

于是在喝完下午茶后，林德太太就出发了。她要走的路并不远。卡斯伯特家所住的那所被大片果树环绕的大房子，离她家这个小山谷将近四分之一英里，只是狭长的山间小径走起来有些远。马修·卡斯伯特的父亲和儿子一样，都腼腆内向，沉默寡言。当年老卡斯伯特在开辟家园的时候，就算没有真的隐居森林，也是尽可能地离群索居。他将绿山墙农舍建在自己开垦的那片土地最偏僻的地方。阿凡利亚的居民都喜欢群居，





房子沿着大路而建。可直到今天，卡斯伯特家还是住在绿山墙农舍，从大路上几乎看不见那所房子。在林德太太眼里，住在这种地方根本不能算是生活。

“只能算勉强活着，就是这样。”林德太太沿着那条小径边走边嘀咕着，这条绿色小径车辙很深，两旁满是野生蔷薇花丛，“住在这种偏僻的地方，难怪马修和玛丽拉这兄妹俩的性格都有点古怪。这儿的树木倒是蛮多的，天晓得，若是树木可以做伴儿，倒多的是。但人又不能跟树木做伴儿。我就不愿对着树，只乐意对着人。可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他们似乎还挺满意呢，我猜，他们是习惯了吧。人啥事儿都能习惯，甚至连上吊也不例外，就像那个爱尔兰人说的那样。”

林德太太一路嘀咕着，走出小径，跨入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一片葱绿，收拾得非常整洁，一边栽着枝繁叶茂的柳树，另一边是笔直的伦巴第白杨。地面干净得连一块石头或一根树枝都找不到。因为倘若有的话，肯定逃不过林德太太的眼睛。林德太太暗自觉得，玛丽拉收拾院子就像她打扫屋子一样勤快。因此就算是在院子的地面上吃饭，也沾不着一丝灰尘。

林德太太轻快地敲了敲厨房的门，然后便被请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很舒适，只是收拾得过于一尘不染，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没有动用过的客厅。厨房的东西两面都有窗子，从西面的窗子可以看到后院的风景，六月柔和灿烂的阳光正透过窗子洒进来。东面的窗子被错综纠结的葡萄藤染成绿荫，朝窗外一瞥，可以瞥见左侧果树园里白色的樱花树花正在盛开，河畔谷地里桦树细长的枝条正在风中摇曳。玛丽拉总是喜欢坐在东面的窗前，因为她对阳光有点不太信任。她觉得，对于一个应该被严肃对待的世界而言，阳光似乎有太轻佻、太不负责任之嫌。今天她依然坐在老地方，手里编织着东西，身后的桌上摆好了晚餐。

林德太太一踏进屋子，门还没完全关上，就留心桌上的每一样东西。桌上有三个盘子，因此玛丽拉一定是在等着马修带人回来喝茶；可盘子里的食物都很寻常，只是酸苹果酱和蛋糕，因此她所等的肯定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可马修为什么要戴着白硬领，驾着那匹栗色母马拉的车呢？这个一向安安静静、无甚神秘的绿山墙所发生的不寻常的怪事儿，把林德太太给弄昏了头。

“下午好，”玛丽拉兴奋地打招呼，“今天下午的天气真好啊！请坐！家里人都好吗？”玛丽拉和林德太太的性格迥异，不过，正因为如此，两人反而一直保持着近乎友谊的关系。

玛丽拉是个又瘦又高的妇女，身板僵硬，没有女性的曲线美。那头黑发已夹杂着银丝，她总是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小髻，然后用两个发卡紧紧别住。她看上去似乎与外界接触较少，显得严肃刻板，这也正是她的真实性格，不过，她的嘴角浮现的那份若有若无的幽默，多少冲淡了那份刻板的印象。

“都还好，”林德太太说，“我倒是有点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我瞧见马修今天出门了，还以为他去请医生呢。”

玛丽拉的嘴角会心地动了一下。她早就料到雷切尔太太会来打听的。她知道，马修出人意料地驾车出门，肯定会极大地刺激这位邻居的好奇心。

“哦，不，我昨天是头疼得厉害，不过今天已经好了。”她说，“马修去包莱特河车站了。我们准备从那瓦司格沙孤儿院领养一个小男孩，这孩子傍晚搭乘火车到。”

就算是听到马修去包莱特河车站接一只从澳大利亚来的袋鼠，也不会让林德太太感到如此震惊。实际上，她愣在那里足足有五秒钟都说不出话来。玛丽拉是不可能和她开这样的玩笑

的，可她几乎不得不这样猜想。

“是真的吗，玛丽拉？”她终于能张口说话时，便急切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玛丽拉的语气，似乎从那瓦司格沙孤儿院收养一个小男孩，就像阿凡利亚任何一家管理得井然有序的农场春季常规的耕耘播种一样稀松平常，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

林德太太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震撼，她满脑子都是惊叹号。一个男孩！所有人中偏偏是玛丽拉和马修要领养一个男孩！而且还是从孤儿院里领养！天啊，这世界肯定是颠倒了！她从来没有这样吃惊过！从来没有！

“你们怎么会动这种念头呢？”她很不赞成地问。这兄妹俩事先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她当然不会表示赞成。

“哦，这事儿我们考虑有些日子了。实际上，整个冬天都在考虑呢。”玛丽拉回答，“去年圣诞节前有一天，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来我们这儿玩时，提起她打算今年春天从赫浦斯顿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小女孩的事儿。她有个表姐住在赫浦斯顿，她去过那儿，了解情况。从那以后，马修和我就开始商量这事儿。我们想领养一个男孩儿。马修的年纪渐老，你知道的，他六十岁了，精气神儿都不比从前，心脏也很不好。想找雇工帮忙干活吧，你也知道，如今有多难，根本找不到人手，能找到的只是那些笨手笨脚的法裔男孩。可等你好不容易教会了他们怎么干活，他们马上甩手不干，不是去了龙虾罐头厂，就是跑到美国去了。起初马修说领养英国孩子，但我说不行。英国孩子也许还行我不是说他们不行，但伦敦的流浪儿我可不要。我对他说，至少要给我一个本国的男孩儿吧，领养孩子



不管怎么说都是冒风险的事儿，可如果咱们领养的是本国的男孩儿，我会放心些，晚上睡觉也能安稳些。就这样，最后我们委托斯宾塞太太去领养小女孩时，顺便也给我们物色一个。上周我们听说她要去那儿，就请理查德·斯宾塞住在卡莫迪的家人捎信儿给她，让她替我们物色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儿，十岁左右的。我们认为这年龄最合适，因为这样大的孩子既能马上帮我们做些家务活，又能接受调教。我们打算给他一个很好的家，让他接受学校教育。今天我们收到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的电报，是邮差送来的，电报上说他们搭乘傍晚五点半的火车到达包莱特河车站，所以马修去那儿接这孩子，斯宾塞太太把这孩子留在那儿，她自己还要接着坐车去白沙车站呢。”

林德太太一贯喜欢直抒己见，而且以此为荣，此刻在搞清楚这件奇事的原委后，就开始发表高见了：

“哎呀，玛丽拉，我坦白告诉你，你们是在干一件大傻事，是在冒险，就是这样。你们压根儿不知道要领养的孩子是啥样的，这孩子性子啥样、父母啥样、以后会变成啥样，你们一无所知，就把一个陌生的孩子带到你们家。唉，上周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消息，本岛西部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儿，结果这男孩儿晚上纵火烧房子是故意纵火，玛丽拉，差点把这夫妇烧死在床上。我还听说，有个被领养的男孩有喝生鸡蛋的坏习惯，而且怎么也改不了。倘若你们要问我在这件事儿的意见——你没问过我，玛丽拉我肯定要说这种事儿想也别想，就是这样。”

林德太太这番让人胆颤心惊的劝慰，似乎既没有惹恼玛丽拉，也没有起到警告效果，玛丽拉照旧继续手中的编织活儿。

“我承认你的话有些道理，雷切尔，在这之前我自己也有些疑虑。可我看得出，马修这次是铁了心要领养，也就让步了。马修很少这样铁了心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让步。

至于冒险嘛，这世上什么事儿不冒险啊。就算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出问题呀。何况我们又不是从英国或美国领养孩子，那瓦司格沙孤儿院离本岛很近，那孩子不会与我们有多大差别的。”

“行，但愿别出什么乱子，”林德太太用明显怀疑的语气，煞费苦心地说，“到时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要是这孩子把绿山墙烧了个精光，或者往井里投毒的话我听说新布朗斯维克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一个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往井里投毒，结果全家人都死了，死得好惨啊。只不过，那事儿是个女孩儿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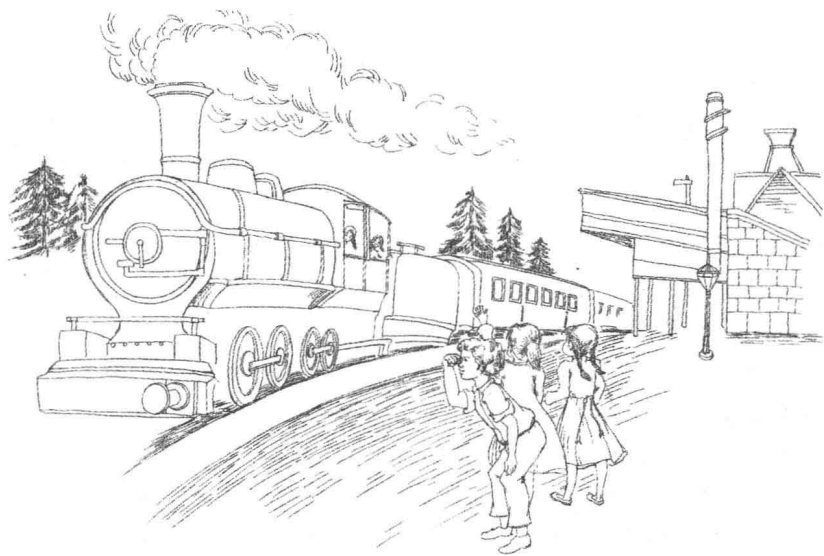
“哦，我们不要女孩儿，”玛丽拉说，俨然认为往井里投毒这档事儿只有女孩儿才干得出来，换作是男孩就不会有这种事儿，所以不用担心，“我从没想过领养女孩儿，不知道斯宾塞太太为什么那样，她这个人啊，要是心血来潮，把整个孤儿院的孩子都领养过来也说不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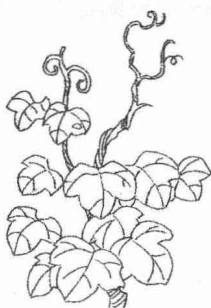
林德太太本想等马修带着那个领养的孤儿回来后再离开，但转念一想，马修至少还需要整整两个钟头才能回来呢，因此决定上罗伯特·贝尔家去，散布这个特大新闻。这肯定是个能在当地引起轰动的特大新闻，而林德太太正热衷于此道，于是她告辞出门。玛丽拉不由叹了口气，因为她感到林德太太的悲观论调又激起了她对这件事的疑虑和恐惧。

“天啊，竟有这种事情！”林德太太出门后一踏上小径就感叹起来，“我不是在做梦吧。唉，我真为那个可怜的男孩儿感到惋惜，真是无辜的孩子啊。马修和玛丽拉对养育孩子一窍不通，却还巴望把孩子教育得比祖辈还聪明坚定，这可能吗！绿山墙竟然会来个孩子，怎么想也是很怪异的一件事儿。这个农舍还从没有过孩子呢，因为绿山墙建成时，马修和玛丽拉都已长大成人了。就算他们也有过童年时光，也很难想象他们小

时候是啥样儿。我没法事事为那个孤儿考虑周全，但是，唉，我真可怜他啊。”

林德太太满怀怜悯地对着路边的野蔷薇诉说着，不过，她若看见此时此刻那个孩子正耐心地在车站等着，会更激起她的怜悯之心的。





## 2 惊愕的马修

在通往包莱特河的路上，马修和他的栗色母马正悠然缓缓而行。这条风光秀丽的路长约八英里。路两旁散落着宜人的村庄，沿途不时穿过香脂冷杉林，洼地里野生的李子树伸出了朦胧的花枝。空气洋溢着苹果园和芳草地的芬香气息，起伏的芳草地往远方延伸，最后隐没在天际间紫色的薄暮中。小鸟在放声歌唱，宛若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马修驾车前行，一路上怡然自得，唯一让他感到困窘的是遇见女士时不得不点头致意。因为在爱德华王子岛，你在路上遇到任何人，不管你是否认识，都要点头致意。

除了玛丽拉和林德太太，马修害怕所有的女人。他总是觉得女人都是神秘兮兮的，在他背后嘲笑他。他这样设想也许没错，因为他长相有些古怪，身材笨拙难看，铁灰色的长头发已



垂到了佝偻的肩头，那软软的棕色络腮胡子是他自二十岁就留起的。其实，他二十岁时就是六十岁这副模样，只不过当时头发还没有灰白而已。

马修到达包莱特河时，没看到火车的影儿。他以为自己来早了，就把马拴在包莱特河那个小旅馆的院子里，只身去火车站。可长长的站台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小姑娘坐在站台尽头的一堆木板上。马修目光扫过去，见她只是个女孩，就没再瞧她，从她旁边侧身而过。倘若他注意瞧上一眼，就不会瞧不见小姑娘那既紧张执著又饱含期待的神情。她正坐在那里等人，此时此刻，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全心全意地等待。

马修遇见火车站站长，见他正在给售票室锁门，准备回家吃晚饭，忙上前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否快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个钟头前就离开了，”这个急着回家的站长回答，“不过，有人下车等你是个小姑娘，她就坐在那边的木板堆上。我叫她去妇女候车室，她却严肃地说宁愿待在外面，说什么‘外面更有想象的空间’，真是个古怪的小姑娘。”

“可我要接的不是女孩，是男孩。”马修有些茫然地说，“他应该就在这儿等我才对呀，是我托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从那瓦司格沙带来的。”

站长吹起了哨子。

“可能是哪里出了差错，”他说，“斯宾塞太太带了那个小姑娘下车，托我照看，她说这孩子是你们兄妹俩从孤儿院领养的，你很快就来接她。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我这里可没藏别的孤儿。”

“我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马修茫然无措地说，惟愿此刻玛丽拉能在场应付这个局面。

“噢，你去问问那个小姑娘，”站长漫不经心地说，“我敢

说她能给你解释清楚，她那张嘴可能说啦。也许是孤儿院里没有你想要的那种男孩吧。”

说完这番话，还饿着肚子的站长就漠不关心地转身走了，可怜的马修被逼无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那个小姑娘那个陌生的小姑娘那个孤儿院的小姑娘，去问她为何不是个男孩子，唉，这对他来说，简直比给狮子拔胡须还要艰难啊！他暗自痛苦着，拖着两条腿，慢腾腾地走过站台，向小姑娘走去。

这个小姑娘自马修打身边经过时就留神观察他，此刻目光还没离开他。马修没有正眼瞧过她，就算瞧过一眼，也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儿。不过，用通常的目光来看，这孩子约莫十一岁，穿的衣服是黄灰色棉绒布做的，又窄又短，非常难看。头上戴着一顶褪色的水手帽，帽子下面，两条粗粗的红色发辫垂在背后。她的脸苍白瘦小，上面有不少雀斑。大嘴巴，大眼睛，眼睛随着光线和神情的起伏而呈现绿色或灰色。

这只是通常的目光，倘若目光再敏锐一些，就会看到这个小姑娘的下巴很尖，线条分明，一双大眼睛充满了活力，很有灵气。嘴唇甜美动人，富有表情，额头宽阔。总之，一个有眼光的观察者会断定，这个身世飘零的小姑娘心灵可绝不平庸。

尽管腼腆的马修很滑稽地害怕女人，不过这一次，他不用折磨自己先开口说话了。因为小姑娘见马修朝她走来，就站了起来，一只瘦小的手抓着一只破旧的已过时的毛毡手提包，另一只手则伸向马修。

“你是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的声音特别甜美清澈，“见到你真高兴。我差点以为你不来接我了，我还想象着其中的各种理由呢。我想着，要是你来不了，今晚我就爬到铁路对面拐弯处的那棵野樱桃树上去，在树上过一夜。我一丁点儿也不会害怕。在月光下，在满树盛开的白色樱花花中睡上一觉，多浪漫呀！是不是？你可以想象自己是睡在大理